我們不會結婚的

二一八：預祝入伙

「……」想一想，關樹峰說，「好吧，如果你真的來住，就象徵式付一點租給我好了。」

「付多少呢？」蒙莉問。

「隨便你。」關樹峰接着又說，「不過，在我的心目中，你並不是我的租客，而是爲我看管房子的人，我遵得付酬勞給你呢！這個數字肯定比你的象徵式租金大。」

「我不跟你玩這種數字遊戲！」蒙莉睨視她一眼。

「說實在的，蒙莉，我希望你能搬來住。」關樹峰說，「不然，這房子剛買了，難道馬上又把它賣掉嗎？這樣就白白地花了一筆律師費和印花稅，而且，也白費了一場心機。」

蒙莉沒說話。

「怎麼樣？」關樹峰看着她。「你給一個機會我表示一點心意好嗎？」

「讓我回去想想吧，下星期答覆你。」蒙莉說。

「好。」關樹峰點頭。

他知道，蒙莉這樣說，事情就有轉圜的餘地了。她要搬出來住，相信也得和家人商量一下的。

這時，關樹峰就興緻勃勃地從酒櫃裡拿出一瓶香檳來，「卜」一聲地開了它，斟了兩小杯。「來，咱們喝一杯，慶祝你的新居入伙！」

「現在就開香檳慶祝？太快點了吧！」蒙莉瞪他一眼。「什麼新居入伙，我還沒決定搬來住呢！」

「那麼，先行預祝也可以吧？」關樹峰還是舉起了酒杯。「來，喝了這一杯。」

他自己先乾了一杯酒。蒙莉不想掃他的興，只好呷了一口酒。

二一〇：淺水別墅保密出吉

漱芳約了田壽民和田介紹的「法國貴族財主後裔姬娜」同去淺水灣看海濱大別墅，她打電話給金融市場的傑克：「令堂上兩老這兩週去了台灣，我想陪我們公司田顧問去淺水灣看看貴別墅，但不須您陪往，現在彼此都忙。」

傑克立刻回答：

「我馬上去電話，男女工人都在。有個傳達，也是花王，就住在柵門內車房在一處，請開車直達，按電鈴他會應門的。正樓上下、後院客屋，都請參觀。」

漱芳從公司，利用午前十一點早退，便約齊了田壽民和姬娜，開車直達淺水灣海邊村道的玫瑰園，剛一按鈴，那個傳達兼花王，是個六七十歲的上海老人，立刻開了小小方邁，迎接進去：「陳太太，啊，電話早來了，請！」原來由大門到正樓，在松翠柏，和一條全是菊花盆景的幽徑，車子開入，直達一座有兩翼的古典洋樓前，花王已命兩個健壯女僕在迎接，請入客室，全套仿派紫檀傢俬，夾着三堂梳發四壁對聯字畫，和一張很大的黑白色戎裝主人四十多歲的相片，而是八十多老太爺的當年英姿。

「這就是他們老太爺當省主席時的相片。看，壁爐柏上，老蔣總統的題字相片……啊，好多名流，……我弄不清。」漱芳正說時，女傭已托上新茶來——「請坐，飲點茶，再請登樓看看。」

漱芳笑道：「我們前後看看，不要麻煩了……。」

畧渴了口茶，便由女傭陪同上樓，原來左右兩翼，和正中，乃是三份廳堂臥房，都是幾十年前的英國老式了。出到前後花園，高樹參天，還有游泳池，比學校的還大。花王引導，來至右廳指一道鐵門說：「這裡有石階通海濱游水，也可以在園子裡游。孫子輩的學生，很少來用，說實的，全空着啦。我們二少大班，一個月難得來一回……。」

「地大，房屋確佔不到三十分之一。」壽民說：「除了另蓋酒店，沒什麼用處。」漱芳姬娜都說：「可惜空著，當年有這麼老大的地皮！」漱芳說：「一九四九年，除了極少數退下來的大人物，少有人住在這一區，到底還，當然冰塔和淺水灣酒店早有了，總設不及今天百分之一！」大家辭出上車，返回了中區，時才兩點不到。在香月樓吃午飯。姬娜這才同漱芳洗手：「要出售麼？」漱芳道：「除了地皮，沒用！只怕今日投資買這地皮的人少之又少。」

漱芳趕三點返寓字樓，約定的一位台灣太太，已在等候，當即接見。——「這是令尊王總理的家書，要我面交，我就是陳……。」漱芳沒料到她如此模樣，

二二〇：如法炮製

蒙妮坦曰：「我又點會有雨衣喫！好喇，我入去買一盒。」

林華買了雨衣，二人一齊上酒店。

入了房，林華曰：「我先來一個鴛鴦浴，好不好！」

蒙妮坦曰：「好呀，我同你擦背。」

林華同佳人寬衣，雙雙入浴室，開了水，蒙妮坦曰：「唔得，我不浸浴喫！」

林華曰：「此乃長房，一直由我用。」

蒙妮坦曰：「我一向冲花酒者也！」

林華一邊毛手毛脚，一邊曰：「冇法喇！惜晒你！靚女，你係眞好身材喇！」

蒙妮坦曰：「眞料呀，並非打針喇！」

林華曰：「咁正斗，眞乃少見，好似竹筍咁，蒙妮坦，你眞正！」

蒙妮坦嘩然，曰：「乜你咁大力喫！」

林華曰：「用少少力而已！痛？」

蒙妮坦曰：「當然了，肉當然痛喫！」

林華曰：「我不怕痛喫，你可以捏下我。」

林華有所展示，叫佳人如法炮製，捏下佢，又話自己不怕捏。

蒙妮坦吃吃笑，曰：「黑麻麻，老柴也！」

林華曰：「柴要老至好，以前D人燒柴，一定搵老柴者也。」

蒙妮坦曰：「我知，老柴好火，不知你一陣有幾多火而已。」

林華曰：「起碼一千火，你有難矣！」

蒙妮坦吃吃笑，曰：「都冇聲氣啦！」

二一〇：如法炮製

蒙妮坦曰：「眞料呀，並非打針喫！」

林華曰：「咁正斗，眞乃少見，好似竹筍咁，蒙妮坦，你眞正！」

蒙妮坦嘩然，曰：「乜你咁大力喫！」

林華曰：「用少少力而已！痛？」

蒙妮坦曰：「當然了，肉當然痛喫！」

林華曰：「我不怕痛喫，你可以捏下我。」

林華有所展示，叫佳人如法炮製，捏下佢，又話自己不怕捏。

蒙妮坦吃吃笑，曰：「黑麻麻，老柴也！」

林華曰：「柴要老至好，以前D人燒柴，一定搵老柴者也。」

蒙妮坦曰：「我知，老柴好火，不知你一陣有幾多火而已。」

林華曰：「起碼一千火，你有難矣！」

蒙妮坦吃吃笑，曰：「都冇聲氣啦！」

一〇五：夫妻不和

永年在船廠裡工作認眞，幹事負責。是他，一手賣掉銅鑼灣的老船廠，擴建青衣島船廠，投入生產遊艇、快艇，他甚至跑去日本，接到那邊的定單，替那邊的船廠製造遊艇。他是個很有辦法的人。

幾年間，船廠業務大振，資金增加三倍。

他對公司的眼目擦得很緊。

他常常回來，向我訴說：「卜萬昌這經理，數目搞得不清不楚。我知道，他管理的採購部不乾淨，買鋼板、鋼條、木材、機器什麼的，大量抽佣，迹近貪污。」

我這個人就是心軟，就是太顧及情面，我勸永年對公司的眼目，得過且過，但求公司有錢賺就成了！最好別得失卜萬昌，他也是股東呀！

這點，永年絕不同意，他說：「雅鳴，你一點不似爸爸，過去他在生，對船廠的眼目，一絲不苟。」

我說：「現時情況有變嘛！」

永年說：「即使情況如何變化，搞事業，眼目一定要分明。你，老護着他，我不曉得什麼原因？」

我生氣：「你懷疑我跟他——」

他低頭不看我：「我沒說什麼。」

我說：「聽你口氣你對我不信任！」

「總之，以後，我回到船廠，就鐵面無私，不理你們有什麼關係。」永年很少用這種態度跟我說話。

「梁永年，你太豈有此理了！」我憤怒，恃着自己是船廠最高董事。

「以後，我公事公辦！」他鐵臉說。

以後，永年在船廠與萬昌發生爭吵。魯直的永年大查賬，要告到官裡去，認爲卜萬昌貪污；卜萬昌繼承父業，他擁有船廠股權百分之四十，不服氣讓「水鬼陞城皇」的永年管制。其實，賬目不清，採購原料貪污者是他的部下，不是他……他大爲憤怒，召開董事會嚷着要拆股。

主持開董事會的我，勸說一番，萬昌才貪臉收回退股意圖。

二二〇：預祝入伙

「生意很好。」

「昨夜老朱那邊人多嗎？」

「很多，大概有八桌。」

「舊日同事談些什麼？」

「有些人要到香港去。」

「此刻上海仍有投機，我想是暫時的。」

「下月一日起，我在『小江南』支薪水，但我的辦公時間到七點爲止，回來吃夜飯。」

「早晨何時開始？」

「九點半。」

「你有心在『小江南』工作，已屬不易。與白小姐怎樣？」

「我們不會結婚的。」小張搖頭了。

「爲什麼？」

「她不簡單。」

「不會結婚，乾脆告一段落，否則白小姐肚子大了，你非娶她不可。」

「少爺！」

「我對這些事懂。」

小張自沙發上站起。（二二〇）

寶寶出來了，叔侄的談話告一段落，寶寶問他們怎麼不談了，老張答道：

「阿文提到白小姐不簡單，他們不會結婚。」

第二回：武林天驕

夜幕低垂，山門寂靜。許沙彌提着燈籠，自小馬甬道出來，忽然感應到一聲異响，張惶四顧。忽地裡一個輕盈的黑影躍上牆頭，他下意識地喊出聲來：

「喂！誰？」

「咧，輕聲！」牆頭上的那個黑衣人回應着，連忙又翻身下地，直衝到許沙彌的跟前。

許沙彌連忙擺出一個架子，低聲叱喝：

「你是誰？」

黑衣人把臉龐湊近他。可她半矇着臉，許沙彌上下端詳，認不出他的廬山，他生氣了：

「你究竟是誰？」

「你不會認識我，可我知道，你叫小許！」

許沙彌搔着光頭：

「你怎麼認識我？」

「在少林寺，誰人不識，務下小沙彌，就你一個許墩兒！」

「別胡鬧，你究竟是什麼人？」

「中州人。」

許沙彌不耐煩了，頓足說：

「煩死了，有話直說，幹嗎要找我？」

「我不找你。」

「那你叫我幹嗎？」

「拜託你做點事。」

「什麼事？」

「給我引見善心、耿師傅也可以。」

「什麼？」

許沙彌警惕着，注視着對方，看對方一派秀氣，不像個壞人，才有點放心，却還是不大放心，就問道：

「喂，你不會是奸細吧？」

「你看我可像奸細？」

「不管你像也不像，你要見他，難！他們根本不在寺裡！」

「眞不在寺裡？」

許沙彌不再說話，就看對方的反應。（四十六）

二二〇：鐵英雄重英雄

中國人說：「識英雄重英雄」，既然毛澤東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已經改變了，於是他對待這位湖南大漢子也寬容得多了。可是，斯大林逝世了，赫魯曉夫上台，他並不吃斯大林這一套，因爲他已想批判斯大林了，於是對待中國的一切政策，自然不會沿着斯大林的那一套施行下去。

可是，巴耶夫這些專家們，却沒有想到這方面呢！這倒是使人感到慨嘆的。

這天晚上，巴耶夫和往常一樣，到附近的小餐廳閒坐消遣，喝杯飲料來打發時光。

龍佐夫，這個派往中國的農業專家，他平時的牢騷最多，也愛大聲發表意見，却又不怕別人批評或向上級打小報告，因爲他的後台很大，他的岳父是部長，而且長駐莫斯科。

中國人有句俗語：「朝中有人好做官」，有岳父撐腰，他當然認爲自己天不怕地不怕了。

此刻他正端着一小杯進口的英國威士忌酒，瞞跟地向剛坐下不久的巴耶夫走來，然後一屁股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

「你不介意我坐下吧？巴耶夫同志。」

「你已經坐下了，難道抬走你？」巴耶夫打趣地說，「一個人來買醉？」

「是的，悶得很。」龍佐夫笑了笑。

任何新鮮感，時日一久，就覺得平常；對於對方缺點，當然希望對方改過，但對方屢勸不改，自己便起反感；還就對方，初時不以爲意，時日一久，就感到無法還就了。

吳永雄如此，鍾美玲何獨不然，久而久之，夫婦二人出現不同意見了，久之，彼此互不遷就對方，要對方遷就自己，彼此開始有爭吵了。

所謂床頭打，床尾和，指夫婦的口角，只是一時之氣，很快就和好如初。不過，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積壓一久，很容易就會造成大衝突了，那就不可收拾了。

如果夫婦之間，沒有隔夜愁，當然一切方便，怕祇怕算舊賬，一旦起舊賬來，就夾纏不清了。

偶偶人類多數如此，如果一直沒有什麼意見，問題不大，一旦反目，就把遠年舊賬都挖出來，要和對方清算。

人與人之間，就是如此，祇責對方之非，認爲己方之事，算舊賬，正是如此，我數你不是，你說我之非，於是一發不可收拾了。

吳永雄與鍾美玲正是如此，由若干次小吵，激成了一次大吵，勢成水火

兒戲（六）

，互不相容。

吳永雄一怒離家一夜，到他同家時，却見不到鍾美玲，桌上留下一紙：「若想我回來，你到我娘家，先向我道歉。」

吳永雄冷笑道：「曲在你，你應向我道歉，爲什麼要我道歉？」

二二〇：二人世界

二〇五：族家市城

二〇二：鐵英雄重英雄

二二〇：如法炮製

二一〇：淺水別墅保密出吉

二一〇：夫妻不和

二二〇：鐵英雄重英雄

二二〇：如法炮製

二二〇：二人世界

二二〇：二人世界

二二〇：二人世界